

#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您



昔日师生成同事 父女接力站讲台

## 特教老师：用传承的爱浇灌晚开的花

“ □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/图 ”

23岁时,用了大半天时间辗转找到周边一片荒凉的市聋哑学校,闫小红本想当一回“过客”,看看就走,没想到一“看”就是28年。9月6日上午,在市特殊教育学校办公室,闫小红说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:一批又一批听障学生考上大学、融入社会,就是对特教老师最好的赞赏。

长大后我就成了您

1995年夏天,作为平顶山师专首批美术大专生,即将毕业的闫小红已联系好接收单位。

当时,长春大学面向全国招收美术专业聋哑学生,但市聋哑学校没有专业老师。校长前后到平顶山师专考察了3次,希望挖到一名专业过硬又有耐心的毕业生,辅导员推荐了闫小红。

“既然老师说了,就去看看吧。”闫小红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,从现在建设路西段的学校位置摸到东工人镇,又找到城市南边。辗转大半天,她到学校时满脸煤灰。校长特别高兴,闫小红还在踌躇,校长干脆利落地把她的档案调来了,“毕业就上班,一天都没耽误”。

虽然听不见,但学生们很努力。为了让大家理解绘画、色彩、感觉,闫小红绞尽脑汁。听障孩子接触社会少,一些常见的词语他们可能从没听说过。闫小红学习手语的同时,不得不自创一些手语表达方式。她指出孩子的画面很“闷”,但孩子误以为说自己“闷”,不爱说话;提到“明快”,打一个明亮的手势加一个快的手势,孩子们又纳闷了:明亮和快有什么关系,是让自己画画速度快一点吗?涉及专业词汇就更难了。

闫小红耐心示范。看到阳光,是不是特别开心,有种亮的感觉?这叫明亮,在画面上表现出明亮的感觉。一遍一遍地,孩子们慢慢接受、逐渐理解并学会呈现,甚至可以在老师分析名画时进行互动,“特别有成就感”。

这样教出来的学生,感情怎能不深厚?很多学生一直和闫小红保持联系。有个学生把儿女都送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六一幼儿园。“他也是30多岁的人了,前几天送孩子入园看见我,老远就跑过来拥抱。”闫小红说,学生们很简单,“你对他们好,他们能感觉到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,偷偷地给你拿这个拿那个、叠小星星,悄悄放在你的桌子里。”

前几年一次教师节,闫小红来上课,教室里空无一人。她正想发



袁婷为孩子们上英语课

火,躲在楼梯边的孩子们蹦出来进行了一场“快闪”,每人举着一个字,组成“闫老师你辛苦了,我们爱你”。这一刻如此珍贵,她拍下照片,给每个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今年8月,七八名学生开车从各地赶来,组织毕业25周年同学会并邀请老师们参加。闫小红正在上海,学生把现场照片、视频发给她。“这么多年,当年的小事孩子们还记得非常清楚,很感动。”

马艳丽、李旭彬、何瀑等几位美术老师都曾当过闫小红的听障学生,大学毕业后回校任教,又跟着她实习。从学生到同事,闫小红看着他们成长,深感欣慰。

李旭彬打着手语表示,从听障学生到老师,成为有用的人,他很自豪。

在闫小红眼中,不管毕业多少年,学生永远是孩子。“孩子们”大多生活在本市,远的在河北、新疆等地。有的考上大学,求知若渴;有的结婚生子,家庭幸福;有的在郑州开了奶茶店,自己设计装修,生意不错……“孩子们通过努力过上普通人的生活,就是最大的成就,也让我对这份工作更加热爱。”

用心对待每个孩子

6年了,几乎每个新学期,袁婷都会面临别人好奇的询问:还没考去其他学校吗?

的确,身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,却在市特殊教育学校担任英语老师,让很多人觉得“大材小用,可惜了”。

可惜吗?今年33岁的袁婷不这么觉得。高三那年汶川大地震,她在电视上看到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孩子,非常难过,想过将来盖所孤儿院;大学时,她加入公益社团照顾艾滋病家庭孤儿。这次通过招教考试分到市特殊教育学校,她想为残疾孩子做些事情。作为一名老教师,她的父亲对此也很支持。

袁婷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与听障学生沟通。第一天给五年级学生上课,她完全听不懂大部分学生“啊啊”在表达什么,学生也一脸茫然地看着她,双方只能通过板书、纸条进行交流。

袁婷泡在学校,跟老师、学生学习手语,抱着厚厚的手语词典一点点啃。第二周,她可以用手语和学生简单沟通了。4册词典,每册1800多个手势,对于教学却远远不够。

英语对听障学生来说过于抽象,理解困难,但又是大多数学校高考单招必考科目。初学字母,孩子们读的是拼音。袁婷用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们慢慢接受,不断重复讲解。八年级开始学语法,听障孩子普遍语文表达能力弱,不明白基本语序,英语语法更难理解,只能尽量简单化,一个知识点重复十几遍是常事;寒暑假也不敢放松,每周通过网络布置作业并批改,加强记忆。有的孩子自豪地告诉老师,

出去玩看到英语单词“能看懂了”。

对听障孩子来说,耐心和爱心很重要。执教第三年,袁婷就成为班主任,先教五年级,又带毕业班。班主任要操心的事儿很多,累,但是也很容易满足。

“他们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”让袁婷意外的是,生日当天,已毕业的学生齐齐给她发来祝福消息,让她感动非常。一位感情细腻的女生多次给她写数百字的“小纸条”,说她是“像妈妈一样的姐姐”;也有孩子发微信,表达对她的喜爱和依恋。“对着这些孩子,你会觉得一切都非常值得。”

去年高三毕业班的孩子参加残疾学生单招,因疫情原因采用线上考试的方式,需要两部手机,做题的同时向招生学校直播现场情况。多数残疾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不好,只有一部手机或者网络不佳,向老师求助,袁婷二话不说,赶到学生家中帮忙调试。几名学生选择在学校考试,袁婷全程陪考,听从监考老师的指挥。最终,全班10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。

袁婷的想法很单纯:不管老师的学历、能力如何,不管孩子的天赋、条件怎样,每个学生都值得被关爱,都要用心对待。“不管他们以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,但至少在学校这几年,他们能从老师身上学到做人的道理,学会接受自己;以后面向社会,就算遭遇低谷,也能积极向上、努力生活。这也是我最想教给他们的。”

如今,在市特殊教育学校里,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沉下心来,为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而努力,引导他们在人生之路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,再前进。



市特殊教育学校画室里,闫小红在上課。